

# 深情忆母校

大洋新闻 时间：2008-04-27 来源：广州日报 作者：梁婵

撰文：梁婵 摄影：王维宣 通讯员：陆大洋

很难想象，有学校会像知用中学一样，经历过如此多苦难的。

从景色如画的澳门青洲，到粤北的穷乡僻壤，再到湖南彬县的高山密林，任凭各种势力和侵略者的威逼利诱，它都不曾屈服，留下坚实不屈的足迹。

如果说，名人的到来，是这所中学宝贵的历史积淀；那么，知用师生在辗转流离中所展现的坚韧，是这所学校深藏着的坚强精神。

如今，百灵路上，知用中学校舍巍巍，操场宽阔，当年风霜，已然随风。

穿越时光，聆听亲历者的讲述，记忆带给我们的震撼，在平静言语间，已然掀起波涛万顷……

## 张继： 辗转流离的岁月

1942年~1945年，知用中学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时期。这三年里，知用中学师生辗转在广东乳源、湖南郴州良田、黄茅、牛头汾等偏僻山区，全凭那团结一致的执著信念，这所私立学校才没在炮火中湮没。

知用中学校友张继，是张瑞权校长的儿子，当年曾随父亲经历了那段动荡岁月，多年后回首仍历历在目。

### 穷乡僻壤读书声

张继回忆，当年知用中学仍在澳门时，由于父亲在教育界有着较高名望，便有人来劝说父亲，诱劝知用中学迁回广州，并以高官向父亲许诺，但父亲拒不接受，而是适应战时需要，毅然带领知用师生回迁内地。

当时，父亲和两个哥哥先行偷渡离开澳门，到粤北探路，谁知去到那里时，已身无分文，足足饿了两天，幸好遇到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夫人，她及时伸出援手，才摆脱困窘的局面。几经波折，他们终于选定乳源县侯公渡，作为新校地点。

侯公渡是一个农村，人烟稀少，空旷的原野上，矗立着破败的炮楼，四面布满枪眼，他们把这里辟成一间间课室。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中，部分知用师生陆续来到这里，开始艰苦条件下的教学。

“当时，离开家人求学的学生，要取得与家里的联系，取得学费，全靠‘巡城马’。所谓‘巡城马’，是指那些定期在广州以及附近乡镇之间穿梭往来的人。那时，银行体系崩溃，要从日占区带东西、钱财去内地，就得找这些人了。”张继说。

### 屡迁校址不妥协

然而，由于当地势力和当局的压力，知用中学在乳源也呆不下去，被迫迁至湖南良田。这一次迁校，由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，部分师生离开了知用，投身抗日洪流，因此到达那里时，人数有所减少。

良田同样是偏僻的农村，虽然也同样遇到来自教育当局的阻力，但这里的父老乡亲，对知用中学的到来十分欢迎，提供数间泥砖房作为课室，附近乡村的贫苦子弟，纷纷到这里求学。

“在良田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在各方努力下，办学比较正规，每天定时敲钟上课。附近的家长，不时带上芋头等土特产，慰问老师。”张继说。

那时，中山大学迁至坪石，与良田相距不是很远，坐火车很快便可以到达。有的在中大任教的老师，便会坐火车到良田，给知用中学学生兼课。

本以为在良田可以求得短暂安定，谁知不到一年，长沙沦陷，知用中学被迫迁上黄茅的深山野岭，后迁至田池洞。日军派人劝知用中学迁回良田上课，遭到师生拒绝。知用再迁校至临武牛头汾，招收新生。

对知用中学师生来说，纵然日军步步进逼，也绝不放弃办学救国的初衷，向侵略者屈服。1945年，日军投降，知用师生回迁百灵路原址，结束八年漂泊。

## 杨永权：在知用的幸福生活

《澳门日报》助理总编辑、广州诗社副社长杨永权，1953年进入知用中学读书时，它还是广州市内一间著名的私立中学。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在这所学校的求学经历，深深影响着他的一生。

### 独特的科学馆

杨永权清楚地记得，作为一间私立学校，1953年知用中学的学费是38元，而公立学校的学费仅是5元。然而，作为一间著名的“老牌”中学，知用具有独特的优势。

知用的科学馆，一直以来为知用师生引以为豪。那里有100多部德国制造的显微镜，在当时的中学中称得上先进。此外，科学馆里还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动植物标本、昆虫标本等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这在现在看来，也许很平常，但在当时来说，中学能收藏如此丰富的品种，相当了不起。

杨永权说，那时到科学馆上课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这里实验设备格外齐备，还有当时广州学校中少有的阶梯课室，老师在这里演示各种各样的实验。生物课上，他们就在这里解剖兔子、青蛙等，甭提有多新鲜了。

### 良师影响一生

在杨永权的记忆中，知用中学的老师很有才华，当年的良师，他至今念念不忘。

素有“英文辞典”之称的张瑞权校长，那时已有50多岁，银丝满头。这位知用中学的创始人，带领学校闯过无数风雨，生活却非常朴素，总是一身灰色中山装，脚穿旧皮鞋。他非常和蔼，平易近人，与老师学生都很亲近。

特级教师盛祖俊，教的是地理，在话剧方面却颇有造诣，常会亲自登台表演。潜移默化之下，杨永权对话剧产生兴趣，常常登门拜访盛老师，向他借阅大量话剧剧本。

历史老师胡庆初讲课十分生动，曾是国文教员的他，满腹经纶，很有文学功底。喜欢古典诗词的杨永权，对这位老师格外景仰。

年迈的胡老师，那时每天都从百灵路的学校，步行回到芳草街的家中。每天放学后，杨永权陪他走半个小时的回家路，请教有关问题。胡老师成为杨永权在诗词方面的启蒙老师。

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兴趣爱好，就是在知用中学时培养起来的，它对我后来的职业选择，有着深远影响。”杨永权说。

## 潘景晴：景色如画忆青洲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。知用中学的教职员在南海里水和顺德大良设立了两个分教处。然而，随着广州沦陷，1939年2月，知用中学被迫迁校至澳门青洲。

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潘景晴，今年已89岁。1939年，她受聘于知用中学，在澳门青洲度过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。也正是在青洲，她认识了她的丈夫张猛——孙中山副官，当时在知用中学任军训教官。回顾那段如烟岁月，潘婆婆感慨良多。

### 环境优美校舍井然

潘景晴高中毕业后，进入知用中学工作。澳门青洲，是远离闹市的偏僻郊区，曾是当地历史上著名的“濠镜十景”之一。当年，知用教职员由于迁校至澳门较迟，市区内已找不到合适的校址，于是选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建校舍，并顺利招生。

潘景晴来到青洲时，学校已经恢复了运作。虽然战火在内地蔓延，知用师生在这里却赢得较为平静的教学环境。

据她回忆，60多年前，澳门青洲景色优美：校舍临水而建，前面是一个宽阔的港湾，水清沙细，视野开阔。当时学校的课室是钢筋水泥楼，可能是由旧时厂房改建而来，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齐备，每个年级约有两三个班，每个班约有四五十人。

### 学以致用救济学生

潘景晴当年在知用中学有两张聘书：一张是被聘做“书记”，即在教务处负责文书抄写等工作；一张是被聘做家政课老师。原来，注重学以致用的知用中学，注意培养低年级学生的自理能力，潘景晴的任务，便是向初一初二学生传授生活技能。

“那时，除了在教室里讲课，我们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，如带学生去野炊，让学生在在这个过程中，学会怎么样煮饭、做菜。”潘景晴对当年情景记忆犹新。

当年，不少学生从沦陷区逃难到澳门，知用中学招收了不少这些学生，为他们举行义演，筹集救济资金。当时，知用中学也收取一定的学费，但主要是为了维持学校运作，而不是为了赚钱。“老师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：能坚持下来，就是胜利。如果学生暂时交不起学费，向学校提出请求，也可以继续完成学业。”潘景晴微笑着说。

### 组织军训不忘抗日

虽然所处环境较为安定，但知用师生心中时刻牵挂沦亡的国土。当时，孙中山副官、曾参加过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张猛，应张瑞权的邀请，到知用中学任军训教官，鼓励青年学生投身抗战，保家卫国。

知用中学以前没开设过这种课程，也没有教材，学校便安排潘景晴帮张猛抄写编印军事课讲义，方便教学。除了理论，身经百战的张猛，对学生进行军事化操练。从此，青洲这个偏僻郊野，响起青年学生响彻云霄的操练声。

“当时知用学生，学习很努力。他们立志要为国效力。学生们很喜欢张猛，课后听他讲抗战的故事、讲孙中山的事迹，结下深厚感情。数十年后，当年的学生仍和他保持联系。”潘景晴说。

由于家庭原因，潘景晴于1941年离开青洲去香港，在香港知用中学开设的附属小学任教。香港知用中学是1938年2月开办的，当时已具备一定的规模。

然而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知用中学解散，澳门知用中学大部分师生，也于1942年4月，由张瑞权校长率领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。曾留下潘景晴美好记忆的澳门知用中学，结束历史使命，落下帷幕。

## 知用中学 在越南

如今，知用中学校友遍布世界各地，原来，除了广州知用中学，当年还有一个在东南亚华侨中很有名的越南知用中学。它由知用学社社员、广州知用中学第一任校长唐富言开办。

抗战爆发后，不少知识分子逃难到越南，唐富言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，在越南堤岸开办越南知用中学，用普通话授课，并率先创办高中，开越南华人学校的先河。

唐富言和他的同事都很有魄力，校务蒸蒸日上，校誉远播，东南亚华侨子弟负笈求学的人很多，兴盛时期拥有学生上千人。

由于唐富言在教育界有着较高的威望，他四处募捐，斥资建立校舍，扩充设备，增聘师资，为当时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的华侨文化事业培养中坚。当时，内地和港澳的知识分子当中，凡是来自越南南方的，几乎大半曾经受越南知用中学的熏陶。

越南知用中学的课程编制，完全依照中国国内的体制，因此，高中毕业生投考中国的大学，没有任何困难。越南知用中学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，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( 註：以上文章登于 08-4-27 廣州日報 )